

七

增廣四書題鏡味根錄

革

此論聖人之心源之合因舉舜文以例其餘前須輕叙末節推測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東夷夷之也 題氏曰諸馮在冀州之分負夏在豫州之西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畢郢 陳新安在畢郢 今有文王墓 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

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伯行其道於天下也

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此心理若合符節有上下二節分別此節又並較之不但言地相去而兼言世相後要之總為得志二句作反探文勢

無可証據尋出証據稱此是聖人是千古大孝的聖人

以盡這個心所以舜文無不同

即按之先後聖賢俱無不同

旌節也以金玉為之者周官守邦用玉節而小行人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玉為之是也

所云是也三說皆通從末註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度之而甚無不同也

其揆一也

趙註按度也  
言聖人之度  
量同也按度  
志出在行先  
色許多輕權  
常變其謂聖  
金言度之而  
其道無不同  
似為人之按  
聖賢安其按  
矣張云其按  
二字當連讀  
言先聖後聖  
相隔已久其  
所以按度事  
物之心莫非  
大公至正彼  
此如一故行  
乎中國一時  
莫不悅服後  
世可以率從  
則一也如此  
方合平文亦  
不肯註

子產章

此言王政不貴小恩因借子產以立訓是論政體不是論  
子產與齊人一事子產亦偶為之宋子云孟子後之  
為政者悅而效之則其流必將有廢公適以市私恩違正  
理而釣虛譽者故識之以微其微亦按本塞源之意  
而四節皆歸着子產斷下三節漸說開去以上言王政當  
行焉得以下言私惠與益不可復作評子產語  
通章須  
重平政而前惠而不知為政政字反起為政者目亦不足  
政字反收平其政政字是正說指出完全一個政來可大  
發揮  
子產節扼重聽字不待字字說利而其意自見聽  
一國之政則何事不可為何恩不可施但下節方斷則此  
節須連他是宋朱子云或涉漆而升濟及清或涉洧而升  
濟及漆或一時二水兼濟俱來可知  
惠而節惠則私  
思小利事為濟人一事言非概論生平也原不是惠人也  
惠字則惠字便是識了不列不知為政方是識通作駁詞  
但據左傳及為孔子所許觀之子產非不知為政者此只  
就濟以與一事而言不必說壞子產生平  
歲十節此即  
濟涉一事論亦自有當舉之政非以此盡王政也歲字貴  
二句言每歲如是也兩成字要其成功而言兼無者這地  
者修二意二者同在十一月做起但功有煩簡故成有先  
後病涉不專指寒時說東徒行與行言未字要有先時  
預備意若臨時方做則已為涉矣  
君子節此惟其平  
居尊者言當大體不得以事濟為能也重事發平政句  
辟人只與濟人反照亦因出行乘輿帶及不重通即語氣  
緊繫時應而註既加一混字轉折即照註自安  
君子句  
上條濟人之政是王政中一事此政字無所不該平也者  
本此心之公普無私者以體帝王之猶稱補天地之猶憾  
由是而正紀綱明法度順天因人興利除害無不斟酌盡  
善其良法美意均平周備無偏輕重無偏厚薄此無不足

聖人百世而下有聖人其行事雖不一轍而所以按度此因齊文推開說上節說行此節說道惟其道同故所行無不合  
乎事之理者則一也先後無二聖則聖聖有二道哉  
指聖心按度事理無過不及處而言味其字斷屬聖人說蓋事物之理不齊聖  
人之心按度其間而經權變通各有至當不易之則其行事雖不同而按之至當不易者此處終不得而二也  
須從聖人上見所以按  
一蓋人非聖人意見操縱或歧出若聖則造乎其極矣極自不容有二  
聖有聖而帝聖而王者帝王之名雖異而其按不容以有異  
者一也則知帝有二與王有三發其人之惟危而道惟微者要不外於一中之傳後聖有聖而師聖而相者師相之號雖殊而其按不容以  
有殊者一也則知師有十翼相有六父其旨雖遠而辭雖難文者究不外統於一畫之開先羅文先通齊文之道以按之則亦有得志於時  
者之所為禹湯武之聖而南面者是也法不一而治一也則亦有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夷之聖而北面者是也道不一而趨一也  
由斯以推則又有不得志於一時而得志於萬世道不行乎中國而行乎萬世者之所為遇不一而功一可不可未始一而心一也  
生懸天理精微之極以權衡萬品而惟聖達天理無先後也立人倫規矩之至以度量羣倫而惟聖盡人倫無先後也美目牧聖人  
之制事也本乎理是理也先聖不必居其後聖不必居其先聖人各盡其當然故聖人不生此理處懸於天地聖人代出此理實著  
於古今則亦合先後之聖人以共明此一理而已矣聖人之謀理也本乎心是心也先聖不必有所傳後聖不必有所紹在聖人各行其  
不得不然故聖人已遠此心或憂其息聖人迭起此心不慮其亦合先後之聖人以共存此一心而已矣  
結處隱隱照出自任道  
亦好

子產章

此見為政者肯持大體而不在小惠也是論政體不是論子產首二節特借子產事斷之第三節漸說開去可也以上言王政當  
行焉得以下言私恩無益  
通章須重平其政政字反起後政字反收惟平其政政字指出完全一個政來以為為政者法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

乘去聲漆洧去聲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漆洧二水名

也  
約言濟人處在今汜水關乃  
子產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漆洧二水處非兩處並濟  
也  
天地不私一物君相不私一人此恩之所以下逮  
也  
昔鄭有子產聽理一國之政位尊任重可以無  
所不為一日過漆洧聞見人有徒涉於水者特召  
轎引不直曰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漆洧而必冠以聽朝國之政者正見得為而不  
己所乘之車載而濟焉當時情實稱美矣  
為而乃為其所不必為按事直書意自見此書法也按此節還是立案勿遽作賤  
語致侵  
下斷地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四字不手惟其恩之出於  
私故其利之所及者小  
政則有公平正之

紀法之施焉  
此處且勿重提政字多  
孟子識之以示訓曰治世貴識大體乘輿此節方是斷  
作鋪張惡礙手其政句  
與濟人特小惠耳而不知有為政之道  
為政方是識東坡云惟有及人之小利故無經世之  
遠圖  
此惠字以事言與論語惠人之惠以心言者自是  
不同又此只就濟乘輿一事言之亦不必說壞子產生平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和音  
徒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

輿梁可通車輿者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夏會十月成梁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又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及時  
古者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  
將寒這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涉者一入字分  
亦王政之一事也  
起工至十一月則徒杠可通人行者早已成至十二月輿梁可通

將寒這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涉者一入字分  
亦王政之一事也  
起工至十一月則徒杠可通人行者早已成至十二月輿梁可通

將寒這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涉者一入字分  
亦王政之一事也  
起工至十一月則徒杠可通人行者早已成至十二月輿梁可通

將寒這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涉者一入字分  
亦王政之一事也  
起工至十一月則徒杠可通人行者早已成至十二月輿梁可通

將寒這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涉者一入字分  
亦王政之一事也  
起工至十一月則徒杠可通人行者早已成至十二月輿梁可通

其利無見... 有工夫有效驗... 和鈞之各得如此... 言小惠不可行... 悅却推開說... 勢窮處非實事也... 政府在此曲徇人情故點出悅字以破之

告齊章

此見君之待臣... 哀憐而發不對... 君臣報施之實... 移須重君一邊... 節主去國以後... 諸侯耳合則留... 宣王是眼目所... 為報為待臣者... 段不平首段另... 下二段總照出... 下只說冠雖可... 一體相關情景... 通入上句者... 服在國章冠雖... 節意不必疏解... 文正解必極巧... 行即此示以舊... 言是臣調護其... 手足於無度也... 里是無日不念... 之病而為之服... 下是去國又隆...

車行者亦皆成民... 民米病涉自風... 而言見子產以... 人嫻而事習... 無事覺後之紛... 不必也蓋民本...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馬得人人而濟之

天官問人凡外... 命婦出入則為... 之政惟施得其... 之際雖除行人... 橋梁言是王政... 興利除害其良... 加勤也而施益... 所不及者皆隨... 稱相位者曰宰... 間左右行者正... 見不必求與濟...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武侯嘗言治世... 無盡之求其勢... 窮矣其矣為政... 子見非惟體有... 念則美言小數... 聽一示之以樹... 而給乎此必還... 壽章書 此見待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

其所以變此章之言曰張子時中及陳氏不混陳迹之

不為之服。○四者說此節須句句貼入手足。據該言是臣謂得其心。行體是也。能屈伸其手足。等出體則手足而無疾也。先所往則推手足於有用也。三年後收田里是無日不念此手足。是以臣有腹心之痛而必為之服。

說與莊子事因時會若程子過衣非禮過與非義之說  
專主中正與莊子本切○題面言非為時文多會發為一  
邊但明其所不為正以表其所為亦是照莊子擇處一非  
禮二曰禮義便是禮義非禮義便是非禮義此云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者不是在別路上是乃是在中是非與禮禮  
背義原不同但天下唯是中之非其害禮義為尤其須剔  
醒而非字○非字最細但不合於時中者皆是禮義原隨  
時事為轉移有今日多禮義而後日不可為禮義者有在  
此為禮義而在彼不可為禮義者一泥陳迹便非○禮便  
是事之理義便是時之宜胡氏以註時事因時分貼本文  
二句甚當引入教之謂禮義自非時事言或亦有從其  
說者但順理以事之所履言處宜以處物得宜言雖時事  
可變而有在己在物之不同家引之駁非禮解却胡說  
中也章

此責成父兄當養不孝不教不教子弟者說正對教子  
弟而欲速者說有兩養字其明不養便是養不教是不教也  
上段重下及言結之正見不可不養意中也二句中以  
德言才以能言法言事陶鑄自微別許氏法言有覺以容  
之之意陶陶有漸以入之之意解法言有自法之意養  
順其性說重陶鑄之精說去其偏說更分貼得確要  
之工夫皆急迫不得則同歸於侯其自化也侯其自化絕  
無督責之意驅迫之法使之苦難而不入所謂養也此如  
天地之養物帝王之養民一般故人之即指子弟不  
重子弟樂父兄要父兄謹得此意以養子弟也○可樂之  
故全在養字來須寫得酣暢以煞醒故字但故字固必從  
上討語脈又須不連上文則賢二句養子弟只概視  
己過賢非子弟所能自其故點醒之不能以寸口說相去  
無多太資發揮字面原略其刻劃不得

人有章

此即不為以法有為見當知所得意事有不為三字有  
為就在不為中決之二句緊相呼應宋子駁攝說者為  
不仁則可以為仁不為不義則可以為義二事有兩面  
決擇在一時不在兩事兩時上論而後復至旁說非復日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窮也窮於其所往之國智鑿鑿也左傳襄二十一年鑿鑿子鑿於諸宣子生懷子桓子年鑿相其與老州賓通懷子患之相懼其  
鑿鑿也二十二年春○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過不若孔子之渾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楊氏  
會於沙隨復鑿鑿也○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宜  
處其渾渾乎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今也為臣安望是哉在國有諫不行言不聽而膏澤不得下於民矣及其有故而去而君搏執之與  
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雖出諸君其又窮之於其所往與先所往異方去之日遂收其田里與三年之收者又異此之謂臣之  
讎既為寇讎又何服之有信此節是發王意不與上節平對只今也為臣四字便有無限感慨同是有故而去然陳行言聽宜無可  
乎君之於臣當以一體視之○去之理而亦或有故而去我者我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而亦必有故而去情也一樣說話便有  
兩樣情由○玩三則字一透字較上文待臣子細細委曲至情何言實境文法逐層遞下從在國時變遷緣由至去國後懷恨刻薄  
乃見寇讎之視從自其君使之何服之有一筆掃盡去之日三字須為孤臣去國無限淒涼懷抱上文遂發則下數句不通自解

無罪章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此示君子當有見幾之哲兩可以即幾之所在也失此幾便欲去  
徙而不能此明夷之初所以不食而行避之初所以有尾厲之戒

之後也原是直口氣不覺連口氣時入有守而後有為覺分氣時後有者故據米子與橫渠便主知擇其切實可從而後存養便以不為為有守有樂有宇是知之明不字是守之定知擇固重而守之固正見知之明又多兼用能擇能守兩意以定議定方論不為亦不謬但不可以重有守而反道却知擇耳何以知所擇已在格物窮理之功精亦須動到知擇在是非中看得分明辟之走路不走邪路方是正路又辟之於非下不好看方下好看是聖賢分別公私理欲學問不足英雄沈沈觀變其謀後動作錯有不得從來時文不免此弊近文又有云人之方有眼不能分用眼故必有不為而後可有為此雖貼知擇意實守於是非上不分明矣假使方可分用兼必將此兩所不為字不可從

言人章

此章為提意至微而借後患以惕之蓋有為而後也若是則是非則非原不為懼後患而為也故其所言言或扶公論以正人心則賢奸以持國是言計及後患數今但舉人之短發人之私憤快一時政計則不善之人必逞不善之毒一時雖不逞報而遲早必隨其後後復字須別必察情登擇後患得當如何危言儆語氣

仲尼章

此言至聖無己甚之行舉為過高者可以準也為字注就行事說不專指學術言不為己甚言引謂凡事依中庸最妙緊要在註中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體認若本分之內不少分毫自不消說但不說不為不及而說不為己甚自是對過高者言註云本分是分別之分理所當然處便是本分非職分之分以人言者也修辭本分不貼聖人只貼所為之事之理蓋事物之理本有當然之分則仲尼所為當然之理沒應曲當不隨其則恰好至當處所謂不加毫末也)不為非有意如此自不至己甚也正從心不論處

大人章

此論大人之言行合於義全無必於信果之心三句須一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所蔽也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此就臨時審幾上說而專在時上說愚謂隨事順理中原不缺時因時孟子曰道以至是為歸學以折非為要如有如視聽言動必準於禮禮未合於中正即非處宜中原不缺事胡氏雖分貼而理自總括禮禮矣世有強執其非自以為是禮而不知其為非禮之禮經權變必合乎義義未得乎時措即非義矣世有固執其非自以為是義而不知其為非義之義由其察理不精故也惟夫大人平時研理既深因禮廢也以身臨事審幾入密自然隨事順理而禮之中正全於當體因時處宜而義之時措運乎一心宜為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故動之所應言義宜也以處物得宜言情陰錄禮以義起義以禮行有分看有合看精言天下只有一個禮義此外更有一種似是以而非道理人每云未合於中正是非禮也却又近於禮是謂非禮之禮禮之禮下句亦如此說不知誤甚蓋人惟察理不精非其時強執而行之在彼未嘗不以為在禮義而不知其適成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又云大人本領自在兩非字前見得兩非為常關便落下一層破註雙頭便別辨出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原是從大人心中辨別出來若他人之為之者彼原認作是禮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大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謂通言黃陶後其育化也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全從養之來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也養不才故大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為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孟子曰人有為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無所入於其間則所謂純一無偽者原自具足不是拋却  
純一無偽而另有所為適違聖學也一故能萬萬從一主  
合得樞則題理神便透語類者滾而頭看大人無不  
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須將大人之心赤子之心分得開  
知能赤子無所知能赤子是無知能底純一無偽大人是  
有智覺底純一無偽若使赤子機關計些子利害便失亦  
子之心矣大人心中無許多巧偽曲折也○赤子大人之  
心俱常指己發言本來子

此見人子以懷綏統太事親者當知所重意以上句形起  
下句非以養生為輕正喜言送死之高大須照註恐舉立  
意彼此相形較勘以人情言一服揆一倉皇必事銀言一  
失猶可補一悔恨難追○看字指養生之事○讀許多備  
物之典溫清之儀說送死兼殯而附身於而而指說堂宇  
作為字者宜作去聲讀非擔當之當也

此示人以心得之學而原指其妙自得是全題主題深造  
以道是自得工夫居客實深造源是自得中妙處勿云自  
得之效驗蓋自得已是效驗矣二句分上是君子學務自  
得下是推自得之妙而申言之上言其欲自得下推其所  
以欲自得也○凡之字係指理言理本具於心原即理之  
具於心者所謂仁義禮智之性是也自得即得其原矣不  
必泥於達源單項實深則原字自可提起原深故造亦深  
深造自是窮源之法首尾互該實深造二句聖賢工夫

不外知行深造如知務窮行務造化也以道則知有知  
之方行有行之方也有得謂善極而知無不知積久而行  
無不行也深造以道是自得之本自得是推廣深造以道  
之心孟子正勸衆人做工夫非教人忽然每個自得也故  
自得國事而深造以道更重克脫却上句單講自得者非

深造通師着刀工夫此深造有三意過言不已之謂深造者其極之謂深以遠亦有一意不安坐於虛懸之中愈思之愈此朱子務盡其分之意不素亂其先後一節纏繞之序此朱子不亂其序之意深造是深造以道是以

曰言貴信行貴果但有意信果則執滯而不化矣惟大人者理極其精而心無偏主其言也不先期必於信其行也不先期必於果但信義之所在耳義所當言則近於信而自無不信之言義在當行則見義必為而自無不果之行此大人之言行所以為天下法也

論語此章即是無適與而正義之意陳大士言不信而言之義安在也行不果而行之義安在也大人非信果果信果之取必而歸於己也非信果之取必而歸乎世也蓋咫尺之土可以積放常而不可以趨時變天下之所賴蓋有人焉其心要可白於先王而尺寸之為顧有所不顧通方之訓可以悅精而而亦可以啟和心君子之所自命蓋有道義其外似乎可懷以利害而不移不屈之志顧有所必持

勸學篇有同此信果而出自大人即為義者有所主而為之則私無所主而為之則公也抑有同此不信不果而出自大人方為義者有心以為適移則悖亂心以為固則當也又有不必信果之時是義之惟精處要亦實不信果是義之惟一處兩意合者方圓又大人之於言行有必信必果之時而無必信必果之心有不信不果之時而不信不果之時而不信不果之理

2000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之心通達萬物之心則純一無偽也  
先將

此是一層說

魚戶二海山丁二七回理燒歸重不失上禮者正由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內不蔽於欲外不蔽於物時保此良知之而為萬物

排之逐人奈何以自求之心而自失之甘以大人之名誅人乎 臣一無愧之志然豈不失立西下面揖大亦只是撥充此志然若而能

夜而僞鬼神其有與也正臣觀赤子之心而還其無量者而曰心之失也又不失誠意而失謀者大人者不以智孝者不以仁

得而國之矣夫思心之端也大人之思且慮矣又已多矣而思且慮者仍自是其不思慮之初也惟不思慮故思慮莫得而國之惟不失其不思慮者則終莫得而國之矣夫  
顧麟士不失其志之心只是不失其本心耳以一其字而大人亦千時之心

在不失二字內見分曉引一故熊愚菴從一生此理最好思量

2015年12月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養生者盡其歡慕然亦人

之常耳。至方達死。則人運之大變。予之事。雖全無所其力。而欲以終大事。而說以信。不使生有後之悔也。日而殯。凡附

作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爾可後補未足以當大事也。惟至送死其存遠大不念遺留爾時憂為無補於此。一生之大事不可少有。若字指養生之要言。該許多爾物之興溫清之。

四書題鏡

有所自得與不自信也然而欲之也抑或終無所自得與亦不難安也惟其欲之也後才思有一二方些也其欲之也非第為勉也勉之即以安之當操存之末慘不能強此理以相親而及聞愚之既深自可引我心以有獲蓋欲其自得之也

以毒藥

言與字

句欲自得不可移入末句只在深達以道正下手未得力時着想則自得句功見自然後自得句發裏見功深達之以道是未得之先下工夫居安資深達原是自得之後見功效一自得下面節節都有九之字休要引指此理為確此理蘊藏於內為居一得而不須失為安資訓猶謂錫之以應物深是充足於內足以待用不竭也居安以存於中言資之在接物之先就平時說取之在應用之際就臨事說左右正形容至足意原即所資者便是到自得便得其原了非至此始有原也原是平來的物達其原原是不動的物右逢其原是隨處隨着本來的物再註近非一處有兩意至近言只在目前不待取之遠非一處言不但一事有個道理事事皆有個道理合來總緣這道理融會在心隨取隨足譬如地下有泉隨他甚麼樣便得不待鑿深然後得也動學錢賓四深時源頭水只是一路來到左右逢原則四方八面都來此是兩句界限處然四方八面之水即源頭一路之水此又是兩句融洽處處居安則資深資深則達原若無漸次而亦微有漸次言欲生聚大高地下之理細縷而不可窮者不過在吾一左一右之間而隨見隨獲無不見其本體之所及又舉積形積氣之處一定而不可易者自亦有或左或右之妙而隨取隨足無不惜其故物之所有三則字雖緊連合下然各項中須各還相因之妙或問不得則無可居之地得而不出於自然則雖有所居而不安惟自得則居之安未得其居所則無所藉以為用居而未安則其所居以為用者淺迫而易窮惟居安則資之深無所資者固無本之可求資之淺者取之難處而或值或不值惟資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學以應用為歸三層尤注重取之一段故君子句與上文句同境別上重欲字此重故字頃繁承上自得之妙意以醒數字但欲字又須找補工夫見非深達以道何能如此講義宋得以精察力行孜孜不已下學之事求之功也自得以後豁然貫通萬殊一本上達之事得之之驗也有求之之功方有得之之驗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聖言所以博學於天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靡**

**也**

**博學非徒誇其多也**

**詳說非徒顯其廣也**

**蓋承章之意而**

**言**

**博學詳說即深達以道意反說約即自得意但上登兼知行此專以知言**

**非欲其徒博而不可以徑約也**

**直指脫却**

**說總無是處獲此可知詳說既已下之理不求之於博則識見不能旁通不及之於約則工夫無所鋪宕然其中又有樞要之功焉善學者既多聞多見以博學矣而不說祇是口耳之為不詳於是國語之事故又即此所學者辨悉詳明以說之此宜從論多而門莊哉將由支派而窮其本源由節目而得其要領反之說到至約之地也**

**博字詳字對的看博與詳是求之於約約則要之於一也**

**論理之本然原是一本散為萬殊此之工夫却從萬殊說之功顧不要截斷殊處會歸一本故曰反說約解莊子文以載道不可以一端求也必學之博而觀乎天文以察陰陽之變觀乎人文以窮聖賢之訓趨志務勝戰之功而意言更數撫不及也理寓於文未易以一言盡也必說之詳而書之所不盡者務得其言之所不盡者務得其意審同謁朋辨之力而遠近幽深無遺也若此者何也蓋以天下之人雖其言殊而其理則一也天下之言雖人人殊其理無二也夫推學之博而說之詳則擬議以盡其情而體會於一易則易知者將超然自得於意言象數之表而殊塗同歸也參互以盡其神而通極於一本簡則易從者將恍然自得於遠近幽深之際而百慮一致也文所以載道凡詩書六藝以及天地民物皆是博學是將這許多事物逐件楷考詳說是又從逐件事物中講求其義理工夫極密該得問思辨皆在內如通其一而及其二推其類而及其餘窮其所當然復究其所以然既得之於此又欲得之於彼細心理會不使有一之或遺方是詳說本文而字事遂縮上且重複詳說**

**詳說是講究出一事一理一物一理來說約是講究到萬事一理萬物一理去說之融貫處便是約約即吾心之一理也玩將以字是中明詳說的主意見事物之理未融貫則一件是一件融貫便含為一件學到約後許多博處方有受用項水心當其說之也所謂見無非學矣乃窮而無可學者不徒然見乎然後知讀天下之言而不得其要者必其未始讀也夫安有說而非以說約也者當其說之也所見無非說矣乃說窮而無可說者不徒然會乎然後知格天下之物而不得其本者必其未始格也夫安有格而非以反說的**

無窮乎

徐子章

此即水之有本以見君子當務本意通章論水只末二句點出正意方是承徐子本旨全題本字最重實行若本也人之於水其明於外者水之流也人之於理其明於中者理之本也須明看○論水耳思點入解開可知論水與理皆同○君子不得其源水也有本無本並較方見過情可恥可知論理開仍須從水點明不得硬說解開也帶正帶喻是一是二說得曉花水月方是全章大化境○徐子有說等千累多病故不以孔子發道體之本然告之而指出聖人學本之意以見君子有本之學自其病處發之也蒙引故謂孔子逝者之嘆明道體之自然生學有本之論示學者之當然○原泉即此通稱水之詞而究取水之意求其源即其源稱之為何取向乃是發問之意一以為水似無關於大道一以為水或有關於至教○原泉即此發明取水之意提出原泉二字作頭下分不已漸進至極三項然亦是二事有本即指原泉如是即指混混三句末句止處上何取項承上取字入手便喝已動末句但此緊對何取之問以就水論水註人有實行一段且勿入講下段以章末二句總露正意也○原泉固是有本之水但首二句未宜疏別待有本字方可發通○荷為即此推無本之弊以結君子當知恥意無本與原泉反兩其義混混不舍及皆蓋與原泉後道反立淵源故四海反項見如是之水孔子必不取意故字承上無本其意正意上文尚不露須補入人有實行及無實行二意於解開上面方起得故字際應云必帶定水來方得故字之義○解開二句名稱其實何恥之有惟過情故可恥須從過情中發出所以可恥之故來此是自恥不是恥人亦不是亦恥有惡務其實行意實君子務本之事註恥無實行意重恥不繼意蓋君子正恥其今日之羞非真恥其他日之過也即終日保此無窮之聲聞清夜諒不自愧

幾希章

此合下四章是也敘道統而終以自任之意雖分友節而

四書題鏡

也故千百言而不得反者一言而可反也非千百言必無以發一言之精意也有言而不得反者過言而可反也非有言必無以引無言之天機也廣矩訂反還也二說字上下相粘呼應其理反之機絕不費力何也其得力處已盡於說之詳也蓋學不詳說斷無反約之理

以善養

此見人君當公善於人意人字斷指平等諸侯言而稱德與力在行事上說見有誠偽之分此服與養在心術上說見有公私之別蓋養與服人之善同而養與服人之心大異焉為以善者直決出心原與他處王霸對峙有別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

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顧服者欲以取勝於人養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向背頓殊一則不能服人者對己而言一則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天下惟善可以服人然善亦有不同如以己之善取勝於人自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

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孟子曰天下惟善可以服人然善亦有不同如以己之善取勝於人自能服天下天下則盡乎人矣

推己以養人使之同歸於善不惟服人且能服天下天下天下之善不外仁義名目亦好但一是為善而為一是為利而為利此王霸之辨也養人是聞人之不善而欲其同歸於善如湯之於桀之於紂之於牛手使人往耕是也○孟子曰養人是一團生機服人是一團殺機能服不能服要點入心字末句反言以決之因世主欲服人以圖大故我此二語折倒他○孫養人善惡知慈母之養子而盡之養物故此養字與中也養不中養字相似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實此兩實或曰言無實者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兩實字不同上實字下虛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

祥然善止在一事或止在一時未可謂實不祥也求其實不祥者惟言不祥大抵指不利於國家者言字指言不指人○蒙引凡不嚴密之言其止上理主聽下其公議足以當之為君者不可不知所避也○祥之言其害顯著於一時蔽賢之言其害隱憂於無窮○註則說祥字字放開通曉蔽賢之害大後說將無實之言坐落服上語氣一意貫注二說都有做戒人君誦善蔽賢之人意前說一反一正於文義為呼後說未免重複

言無實

此為妬賢病國者發欲人君知所避也上句非實教語只引起末句耳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實此兩實或曰言無實者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兩實字不同上實字下虛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

祥然善止在一事或止在一時未可謂實不祥也求其實不祥者惟言不祥大抵指不利於國家者言字指言不指人○蒙引凡不嚴密之言其止上理主聽下其公議足以當之為君者不可不知所避也○祥之言其害顯著於一時蔽賢之言其害隱憂於無窮○註則說祥字字放開通曉蔽賢之害大後說將無實之言坐落服上語氣一意貫注二說都有做戒人君誦善蔽賢之人意前說一反一正於文義為呼後說未免重複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實此兩實或曰言無實者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兩實字不同上實字下虛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

祥然善止在一事或止在一時未可謂實不祥也求其實不祥者惟言不祥大抵指不利於國家者言字指言不指人○蒙引凡不嚴密之言其止上理主聽下其公議足以當之為君者不可不知所避也○祥之言其害顯著於一時蔽賢之言其害隱憂於無窮○註則說祥字字放開通曉蔽賢之害大後說將無實之言坐落服上語氣一意貫注二說都有做戒人君誦善蔽賢之人意前說一反一正於文義為呼後說未免重複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實此兩實或曰言無實者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兩實字不同上實字下虛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

祥然善止在一事或止在一時未可謂實不祥也求其實不祥者惟言不祥大抵指不利於國家者言字指言不指人○蒙引凡不嚴密之言其止上理主聽下其公議足以當之為君者不可不知所避也○祥之言其害顯著於一時蔽賢之言其害隱憂於無窮○註則說祥字字放開通曉蔽賢之害大後說將無實之言坐落服上語氣一意貫注二說都有做戒人君誦善蔽賢之人意前說一反一正於文義為呼後說未免重複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實此兩實或曰言無實者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兩實字不同上實字下虛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

祥然善止在一事或止在一時未可謂實不祥也求其實不祥者惟言不祥大抵指不利於國家者言字指言不指人○蒙引凡不嚴密之言其止上理主聽下其公議足以當之為君者不可不知所避也○祥之言其害顯著於一時蔽賢之言其害隱憂於無窮○註則說祥字字放開通曉蔽賢之害大後說將無實之言坐落服上語氣一意貫注二說都有做戒人君誦善蔽賢之人意前說一反一正於文義為呼後說未免重複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實此兩實或曰言無實者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此兩實字不同上實字下虛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孟子曰凡人之言足以

四書題鏡

離婁下

取爾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漸則以盈放至也行有至則以言水有原本即是不已不盡而漸進也至於海放乎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漸則以盈放至也行有至則以言水有原本即是不已不盡而漸進也至於海放乎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漸則以盈放至也行有至則以言水有原本即是不已不盡而漸進也至於海放乎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漸則以盈放至也行有至則以言水有原本即是不已不盡而漸進也至於海放乎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漸則以盈放至也行有至則以言水有原本即是不已不盡而漸進也至於海放乎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漸則以盈放至也行有至則以言水有原本即是不已不盡而漸進也至於海放乎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漸則以盈放至也行有至則以言水有原本即是不已不盡而漸進也至於海放乎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漸則以盈放至也行有至則以言水有原本即是不已不盡而漸進也至於海放乎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脈貫通有節引起下節貫通實下四章皆為湯武周公皆存君子之也此節特從舜說起以人心道心之傳自舜開之也通章以性字貫之字指性上二字子能存所性之理下二字自然存所性之理兼命前章謂是形容少意是虛字眼不可提作名目時文以義布之就實此與中庸以闡然為章者同一迷誤斷不可從人之節理非君子不能存字包庇庶君子下二句抑揚重君子處以引起聖人

苟為無本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孟子曰欲知仲尼之取爾原是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是形容原水或以連下字看者非也

倫物之理即仁義不外於倫此仁義即其於禽物

獸之類希者所謂明察亦明察其中之仁義耳其生知處

即其安行處不分先後聖人固不若學者之先知後行也

須一事貫見下學本生知以為安行方見知行合一○生

安只在明察由行處不同若倫物仁義人人本當躬又

辨明二句兩問事物總是庶物不是人物之物人生所局

總稱人倫又是庶物中之切要者明察所照輝發輝發的

確如六府市允治九官十二牧咸理等是明庶物如克

諧以孝不告而娶等是察人倫不待思察而自了然於心

曰明不待推察而無一不盡曰察雖有詳畧之別聽不

是著名字有兩字可見由仁二句理散於萬殊則為

倫物理具於一心則為仁義仁義即貫徹於倫物中既

然而樸然者行即行於倫物之間也如此講仁義總有

著落上行字不著力直與仁義為一下行字着力猶與仁

義為二也二句正一反下句轉說必是上意由仁二句條

辨仁義根於心行便是由仁義行即從心不踰矩之

謂由字若少知意便說成兩件○根心而行如淵泉之時

出時物之行生根本之發越一般亦不知其孰為仁孰為

義也亦是人見得如此須正發由行不可一語犯下反面

尚書章

歷叙聖聖之事以見其誠之心也統之傳在心不在事

但心不可見故各舉一二事以見其心非謂其事盡於此

也段段須發出履物屬之意來方見履聖存之之功然

說來要似聖人之兢兢業業不似學者之方去用功要似聖

人之全體流通不要似聖人之聖只此一事尚書章

字頻帝之終王之始正危微之介提出好惡二字履聖希

是性好處是情此正其情以得其性全體已見於此即旨

酒善言而所謀甚廣勿枯然言滿堂須以過欲存理立

意發出大誠求其防其人心之危復保其天理之微而

字有相連意正是過之精一無間格而別聖不得湯執

節節起湯字行政用人兩事事對題宜開闢不可牽合謂

立賢是教中內事者未合前後各舉三事自不得偏重執

中此中指行事之合乎中存疑已已發言治柱云虞廷執

人物之相庶幾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生而

性為少異耳指人之學問用功說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貴賤此一點半乃轉出所

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惕厲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孟子曰天生聖賢所以立人

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未之知也蓋人物之生同是受形受性但禽獸偏而盡人全而靈能全其所性之理其與禽獸相去者在此幾希耳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惕厲以存之其人在上在下其心之為安為勉無失其所受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今不絕也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惕厲以存之其人在上在下其心之為安為勉無失其所受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今不絕也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惕厲以存之其人在上在下其心之為安為勉無失其所受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今不絕也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惕厲以存之其人在上在下其心之為安為勉無失其所受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今不絕也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惕厲以存之其人在上在下其心之為安為勉無失其所受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今不絕也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惕厲以存之其人在上在下其心之為安為勉無失其所受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今不絕也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惕厲以存之其人在上在下其心之為安為勉無失其所受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今不絕也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惕厲以存之其人在上在下其心之為安為勉無失其所受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今不絕也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惕厲以存之其人在上在下其心之為安為勉無失其所受之正焉此人類所以至今不絕也

此幾希之理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重正人所當存而不可去者也乃庶民為物欲所蔽不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而其所受之正幾與禽獸混矣所幸君子性體常覺知其所以異於禽獸者在此幾希耳

中必傳心言或謂傳心之經至湯而難執者終居歸解  
○頃切湯之本領上太時勢作若泛聚散無常也且要  
歸入心裏去見一人一事之夫即心性之德有虧方是  
勤惕焉以存之未旨  
○正賢方是貴賤之類無方  
如未用則不拘世族已用則不拘資格煩從憂勤惕厲  
中看出一片隨在上帝之心來楊維斗大於後幅舉伊  
尹為例有把柄又揭訓賢如神他則出自伊尹之後可也  
賢如伊尹則自出茅野之微可也  
○王節治人路已重  
傷不生於民而生於視重視字道不敏於見而敏於去  
望字總形容其不自足心字非真有傷其未見也註二已  
字三猶字俱宜玩武王節遠達來子俱兼人與事上義入  
謂兼時地而言自須合四項點定武王上義發或必歸之  
心體使人知神達通原無定形只在我心敬肆上分別而  
不字是實實說他不放縱是憂勤惕厲存之功不徒是  
武王訓賢○聖人精神無處不貫無分遠近通達謂聖心  
如潮水上來謂聖心滿一瞬息滿其滿極精此雖分言  
但不泄即達到之意而敏之不忘即近裏之意而敏之通  
猶不泄即達到之速且不遺者可知正項交互說方見  
用心周密無絲毫罅縫不令疑云云德之威未泄謂仁  
之至意不忘也  
○周公此周公以相道繼君道之統思  
字通節綱領思兼以一心會其全也下五句正極思兼  
首二句作領不合同作轄下四句未得已得作平對此一  
定限落  
○周公此周公不但近達又武王欲遠紹湯湯  
須從大武屬貴湯湯而聖而四三王以代論也三句一氣  
事下謂東三王之四事而施之非謂東三王三王後去施  
四事也須就東地三字發出關係來所輔者元子固三王  
之位所佐理者天下亦三王之位公之思實有不容已處  
但亦勿誤似周公兼大武四事乃五季約舉之詞周公意  
中宣便有此四事只概云四聖人事允渾成  
○其有互句  
不全是從應兼處看出得舉其非理有不合也不必俱  
在四事之內四事之外總是三王所存於當日者今有不  
合耳此句須另顧顧目而不思是它空懸懸空事雖不同  
理却不違思是忘其理而欲行之變通意在內待旦而

過半吾性之全也所行自由義而出經論乎大經由成乎萬物不過從其心之欲也據此就論物講由仁義行義確動學義須看由字仁  
義之行雖由於仁義不見為難也行仁義者君子所同行而見其由則舜所獲廣延仁義即其所異於禽獸之幾希即倫物中所固有  
之理明者明此察者察此大舜見得倫物即是幾希故明察處即是行是為由仁義行  
○精言齊心渾然仁義自然流出絕無安排布置  
故又我非行仁義以足之行仁義行是著力字與上行字不同  
○齊性性之之聖故仁義皆其所固有若學者須是行仁義始得否則  
即與禽獸無異  
○紹開端無物皆幾希之理所設見而人倫其大綱仁義其大本也齊之明察即其倫物之無倚處由此行出來其然  
者即仁其然者即我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拙齊之安行即本其生知者行之也故或問以學言之明物察倫而後能由仁義  
猶誠意正心必先格物致知也自聖人言之則生知安行不可以先後言  
君子是聖賢之通稱言下數言齊雖不待行而無不存究竟亦是存之者

**禹惡旨酒**  
此水上章而叙五聖以繼存之之統也論相承之序在心不在事然心不可見  
故各舉一二事以見受物惕厲之意又俱要見得是全體流露處總註可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善言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飲而甚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遠疏

**儀狄而絕旨酒**  
○時飲酒遠有後世之慮其甚深慮遠不但為自  
○已嚴戒絕升為千古杜絕亦見其用心之至  
○書曰禹拜謨  
○言則拜下  
○謂人心者憂而斥絕之以破人心之防而

凡人欲之私皆所必屏矣其欲善言所以開明道心者好  
○高字小頓帶之終王之始正危微之界首酒是人心上事故惡之善言是道  
而如納之以敬道心之著而凡天理之正皆所必嗜矣  
○心上事故好之兩字中用而字事既惡以防人心之危復好以保道心之微

正精一之學禹之得統於舜者也如此講方移指他王不得  
○條雖高惟此心過絕人欲全無一毫之留故一見旨酒惡心便動亦惟此  
心純是天理原無一息之間故一聞善言好心便生舉三事而全體具見  
○幾希是性好處是情處則正其情以全其性所以能永存之

之統  
○歸震川言酒人欲之所在也欲之來也固於有所聞而入過於無所聞而止聖人之心常存而無間也則惟見其可惡耳  
○焉耳善言天理之所在也理之於人也固於有所聞而拒過於無所聞而合聖人之心常存而無外也則惟見其可好耳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  
○此中字以  
○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繼禹之後則有湯其立也也過萬幾之或失隨綱紀所及盡得其  
○中顧則中即精一執中之中攝舉湯者堯舜禹親授受於一室其  
而執之其用人也全  
○聖人雖親授受可用即升其人而立之  
○為中不待言湯以干戈見代謀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

故揭出言之見湯之得統於三聖處  
○聖人雖親授受可用即升其人而立之  
○為中不待言湯以干戈見代謀以聞知承見知於危微之理易隔

正者得天道之權權亦中也  
○無方如賢如仲尼則出自仲尼之後可也聖如伊尹則出自伊尹之微可也荷士王不遇不殖既有以清  
其貴德之原實實德官又有以盡其用人之道王通人方之屬於世類者可以待庸人不可以待賢士方之拘於資格者可以待小賢不

可以待大賢文造次之事賢有功而立賢不必盡以功故湯之時無世爵一德之朝賢有德而立賢不必盡以德故湯之世無遺才  
○源執中則處義務密無方則用人無間  
○源執中即中是欽崇天道率履不越無方即考求從人隨在帝心須就聖人心  
高舉辭向東方與存之嫡派相入  
○按惟執中而後能立賢無方亦惟立賢無方乃見其執中不天二司交互有亦可

**丈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而字通  
○古字通用  
○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也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

之愛民深  
○而求道切  
○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  
○若湯之役者大正也其治人則為恬為安故孔氏曰民已安矣而視之猶

先登岸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推測傷不生於民而生於道不歉於見而歉於望曰視曰望皆大正之心想悟而出  
○條須從  
其心即無一理不造其極而尚未滿也  
○惟民之至體道之至發出一念不自足之心即見其和暢意與新聖人受天下之心無異

王右軍

四書題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邇狎也邇者人所易習而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泄邇不忘遠盛仁之至也周鼎自存于已者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

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成周世歷三代自禹湯而周公人更五聖其存之之心合諸舜如出一人也後有作者其有弗同然者與經統 約旨四事是禹湯文

武之事若上八句乃王子隱之見例未必用公心上亦是此八句張衡曰凡井田封建則士適官授俸刑政雖起發於上世而籌備於成周皆周公心思所經緯本三王而達之者也其言約而該矣 思兼者欲以一心會其全也施四節即是兼三王一以字是貫下約焉

思第三王以施四事八子成可所六施者止是思量要施是本施也到坐以待旦方是施處首二句是問解下五句只元得思之  
心所施之事取其有字其合者雖不見之行其急於行可知不合持就其中抽出言之此其字與註其字兩其字俱指周公非三王被

此不合乃已與三王時勢不同有相轉不通意也諸家有以不合者在四事外者謂仰而思之字與首思字有別者四字是大段指點事吉下思字是節目提不合一事言事既不合竊而思其理以求合有斟酌變通在內劉士雲自任太過歎於前無古人信古入太真亦

幾於盡我張江事非可概論也我觀文考作忠公治東陵而王歸鶴公治西京即公之一身而鎮京之治不盡合於鎮京之治不盡合於鎮又況由周湖高維有歷年天運使人事互異強而合之此必不得一勢也而謂公能已於田乎 得之得

其無不合之理到得其理而見之行便是施四事處  
也勸學錄夜思此日思尤切蓋日為明辰為出公與三王既相求冥漠明不能見者庶幾接之於幽也下筆以待旦即接上夜字

王者章金首

此叙孔子作春秋以明聖王之統卽爲萬世存幾希之理也廣炬討通章只一義字盡之天下有王者  
我著於王迹而去刺具於詩歌天下無王者喪倫於霸國而是非存於聖經存幾希存去之間細處

雜書下

不素難出

其事節真事二句緊承上一也說來不用過文且亦

而昭王叔天朝憤憤焉所欲吐其抑人之怨而如此之深執簡者蓋之耶諱之耶如其是之則本以示子孫之有令與而爲累萬世之所